

卷九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一

祖宗聖訓

太祖

太祖聖性至仁雖用兵亦戒殺戮親征太原道經潞
州麻衣和尚院躬禱於佛前曰此行止以弔伐為意
誓不殺一人開寶中遣將平金陵親召曹彬潘美戒
之曰城陷之日慎無殺戮設若困鬪則李煜一門不
可加害故彬於江南得王師弔伐之體由
聖訓

初梁武因宣武府第修之為建昌宮晉改命曰太

宗復加營繕猶未盡如王者之制

殿令洞開諸門直望之謂左右曰此如我

太祖

書名 新雕皇朝類苑七十八卷 銅活字印本
撰者 宋 江少虞 撰
卷 卷九
內容分類 子 類書 彙考 宋
索書號 貴重 34
編號 C5924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5924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34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新雕皇朝類苑七十八卷 銅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新雕皇朝類苑卷第九

名臣事迹

王沂公

王文正公曾為人方正持重在中書最為賢相嘗謂大臣執政不當收恩避怨公嘗與尹師魯曰恩欲歸已怨使誰當聞者歎服以為名言廬陵居士集

二

景德中朝廷始與北虜通好詔遣使將以北朝呼之王沂公以為大重請止稱契丹本號可也真宗激賞再三朝論譴之

三

祥符中王沂公奉使契丹館伴邢祥頗肆談辯深自銜鬻且矜賜新鐵券公曰鐵券蓋勲臣有功高不賞

之懼賜之以安反側耳何為輒及親賢祥大沮失以
上見凍水紀聞

四

王沂公曾青州發解及南省程試皆為首冠中山劉
子儀為翰林學士戲語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著
不盡沂公正色荅曰會平生之志不在溫飽

范魯公

范質初作相與馮道同堂道最舊宿意輕其新進潛
視所為質初知印當判事語堂吏曰堂判之事並施
籤表得以視而書之慮臨文失誤貽天下笑道聞歎
曰真識大體吾不如也質後果為名相 談苑

二

范魯公質早輔周室及 太祖受禪不改其任兩朝

翊戴嘉謀偉量時稱名相然自以執政之地生殺舒
慘所繫苟不能蚤夜兢畏悉心精慮敗事覆餗憂患
畢至加之道有枉直時有夷險居其位者今古為難
嘗謂同列曰人能鼻吸三斗醇醕即可為宰相矣

范文正

范文正公 仲淹 少貧悴依睢陽朱氏家常與一術者

遊會術者病篤使人呼文正而告曰吾善煉水錄為
白金吾兒幼不足以付今以授子即以其方與所成
白金一片封誌納文正懷中文正方辭避而術者已
絕後十餘年文正為諫官術者之子長呼而告曰而
父有神術昔之死也以汝尚幼故俾我收之今汝成
立當以還汝出其方并白金授之封識宛然 筆錄

二

景祐中范文正公知開封府忠亮讜直言無回避左右不便因言公離間大臣自結朋黨乃落天章閣待制出知饒州余靖安道上疏論救以朋黨坐貶尹洙師魯上言靖與仲淹交淺臣於仲淹義兼師友當從坐貶監郢州稅歐陽脩永叔貽書責司諫高若訥不能辨其非辜若訥大怒繳奏其書降授夷陵縣令永叔復與師魯書云五六十年來此輩沉默畏慎布在卍間忽見吾輩作此事下至竈間老婢亦相驚怪時蔡襄君謨爲四賢一不肖詩播于都下人爭傳寫鬻書者市之頗獲厚利虜使至密市以還張中庸奉使過幽州館中有書永叔詩在壁者四賢希文安道師魯永叔也一不肖若訥也

三

晏丞相殊 留守南京仲淹遭母憂寓居城下晏公請掌府學仲淹常宿學中訓督學者皆有法度勤勞恭謹以身先之夜課諸生讀書寢食皆立時刻往往潛至齋舍調之見有先寢者詰之其人給云適疲倦暫就枕耳仲淹問未就寢之時觀何書其人亦妄對仲淹即取書問之其人不能對乃罰之出顯使諸生作賦必先自爲之欲知其難易及所當用意亦使學者準以爲法由是四方從學者輻湊其後宋人以文學有聲名於場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服除至京師上宰相書言朝廷得失及民間利病九萬餘言王曾見而偉之時晏殊京在京薦一人爲館職曾爲殊曰公知范仲淹捨而薦斯人乎已爲置不行宜更薦仲淹也殊從之遂除館職頃不冬至立仗禮官定議欲媚

章獻太后請天子帥百官獻壽於庭仲淹奏以為不可晏殊大懼召仲淹責怒之以為狂仲淹正色抗言曰仲淹受明公誤知常懼不稱為知己羞不意今日更以正論得罪於門下也殊慙無以應

湘山野錄

四

初范文正公貶饒州朝廷方治朋黨士大夫無敢往別王待劄質獨扶病餞于國門大臣責之曰君長者何自陷朋黨王曰范公天下賢者願質何敢望之若得為某黨人公之賜質厚矣聞者為之縮頭

五

范文正公守邠州暇日帥僚屬登樓置酒未舉觴見衰經數人營理喪具者公亟令詞之乃寄居仕人卒於邠將出殯近郊贈斂棺槨皆所未具公撫然即徹

宴席厚賜給之使畢其事坐客感歎有泣下者

六

慶曆中范希文以資政殿學士判邠州予中途上謁翊日召食時李郎中丁同席范與丁同年進士也因道舊日某修學時最為貧窶與劉某同上長白山僧舍惟煮粟米二勝作粥一器經宿遂凝以刀為四塊早晚取二塊斷壑十數莖槩汁半盃入少鹽煖而啗之如此者三年

湘山野錄

曹武毅

曹翰以罪謫為汝州副使凡數年一日有內侍使京西朝辭曰太宗密諭之曰卿至汝州當一訪曹翰問其良苦然慎勿泄我意也內侍如旨往見因弔其遷謫之久翰泣曰罪犯深重感聖恩不殺死無以

報敢懇苦耶但以口衆食貧不能度日幸內侍哀憐欲以故衣貲十千以繼飯粥可乎內侍曰大尉有所須敢不應命何煩質也翰固不可於是封裏一襖以授內侍收復以十千答之洎回奏翰語及言質衣事太宗命取其襖開視之乃一六幅畫幃題曰下江南圖太宗惻然念其功即日有旨召赴闕稍復金吾將軍蓋江南之役翰爲先鋒也

王參政

王參政化基興國二年及第於呂蒙正榜釋褐授贊善知嵐州趙韓王學術平淺議以驟進少年無益于治抽詔改淮幘公歎曰不幸丞相以舊勳自恃特忌晚進男兒旣逢明時豈能事幕府承迎於婉畫之末乎抗疏自薦表稱真定男子公嘗慕范滂有攬轡澄

清天下之志遂撰澄清五略皆切於時要

太宗壯之曰化基自結人主慷慨之士也亟用之由著作郎三司判官左拾遺召試中丞補闕知制誥

狄武襄

天聖五年王文安公堯臣狀元及第釋褐將作監丞通判湖州是年狄武襄公青始投聖營爲卒晚年同入樞密院武襄爲使文安副焉並見東軒筆錄

魏咸熙

魏咸熙仁浦之子性寬厚任太僕少卿累典藩郡知杭州日晨朝視事掌舍卒掛油釭中問簾鈎上正中其額纒汗冠紱咸熙戒左右勿得輒言使老卒亟還卧內易衣巾而出歸朝大治酒具賓友集饌陳越中錄鈿陶器僮僕數人共舉食案而前相嘲諷足跌盡

碎之坐客皆失色咸熙殊不變容但令易它器別具
蔬菓亦不加咎責人皆服其量以為劉寬之比

薛簡肅

薛簡肅公天禧初為江淮發運使辭王文正公王無
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薛退而謂人曰真宰相之
言也

一

王文康公薛簡肅公俱嘗鎮蜀而皆有各章獻時同
為執政一日奏事已因語蜀事文康曰臣在蜀時有
告戍卒反乃執而斬之於營門遂無事簡肅曰臣在
蜀時亦有告戍卒反者叱出之亦無事並湘山野錄

呂文靖

景祐末西鄙用兵大將劉平死之議者以朝廷委官

者監軍主帥節制有不得專者故平失利詔誅監軍
黃德和或請罷諸帥監軍 仁宗以問宰臣呂文靖
公公曰不必罷但擇謹厚者為之 仁宗委公擇之
對曰臣待罪宰相不當與中貴私交何由知其賢否
願詔都知押班保舉有不稱職者與同罪仁宗從之
翊日都知叩頭乞罷諸軍監宦士大夫嘉公之有謀

二

慶曆初 仁宗服藥久不視朝一日 聖體康復思
見執政坐便殿促召二府宰相呂許公聞命移刻方
赴召比至中使數輩促公同列亦贊公速行公愈緩
步既見 上曰久疾方平喜與卿等相見而遲遲之
來何也公曰 陛下不豫中外頗憂一旦聞急召近
臣臣等若奔馳以進慮人心驚動耳 上以為深得

三

呂許公夷簡為郡守上言乞不稅農器

真宗知其可為宰相記名殿壁後果正台席燕肅為郡守上言應天下疑獄並具事節奏取勅裁

仁宗知其有仁心後至龍圖閣直學士王安石為翰林學士因萊州阿芸謀殺夫以為案問欲舉免所因之罪主上決意用為輔相自燕肅之說進歷

仁宗英宗神宗三朝之中凡有奏疑未始不免死案問之律行凡臨劾而自陳者皆得原減所謂仁人之言其利博也東軒筆錄

李公擇

李常公擇少讀書於廬山五老峯白石庵之僧舍書

幾萬卷公擇既貴思之遺後之學者不欲獨有其書乃藏於僧舍其後山中之人思之目其居曰李氏藏書山房而蘇子瞻為之記

張乖崖

王均李順之亂後凡官於蜀者多不挈家以行至今成都知府猶有此禁張詠知益州單騎赴任是時一府官屬憚張之嚴峻莫敢蕃婢使者張不欲絕人情遂自置侍婢以待巾幘自此官屬稍稍置姬侍矣張在蜀四年被召還闕呼婢父母出貲以嫁之仍處女也張在蜀一日有術士上謁自言能煨求為白金張曰若能一火煨百兩乎術士曰能之張即市汞百兩俾煨一火而成不耗銖兩張歎曰若之術至矣然此物不可用於私家立命工煨為一大香爐鑿其腹曰

充大慈寺殿上公用尋送寺中以酒盞遺術者而謝絕之人伏其不欺也 東軒筆錄

二

張乖崖性剛多躁蜀中盛暑食餽飽頂巾之帶屢垂於盃平約之頗煩急取巾投器中曰但請喫因捨而起少年慷慨學擊劍喜立奇節謂友人曰張詠賴生明時讀典墳以自律不爾則為何人耶則為何人耶李順之亂益州大將王繼恩上官正輩頓師逗遛不進激使行盛陳供帳郊燕以餞之舉爵謂軍校曰爾曹蒙國厚恩無以塞責行當勉力平盪寇壘以手指其地曰若師老日曠即爾輩死所也徐謂繼恩曰朝廷始若許僕參後騎豈至今日醢賊以噉師久矣自是士氣果振獲捷而還 見玉壺清話

三

初蜀新亂張尚書至公宇襲舊制周列更鋪九數百所公即日命罷之人心大安及代去留一卷實封文字與僧正希白且云候十年觀此後十年公薨于陳州計至希白為公設大會齋請知府凌諫議策發開所留文字乃公畫像衣兔褐繫條草裏自為贊曰乖則違俗崖不利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因號乖崖公遂畫于天慶觀仙遊閣又九曜院皆畫公像府衙之東南隅又有祠堂皆後人思公而為之也初蜀人雖知向學而不樂仕宦公察其有聞於鄉者得張及李畋張遠間召與語民間事往往延入卧內從容款曲故公於民情無不察者三人佐之也其後三人者皆薦於朝皆為員外郎而蜀人寢多仕宦矣每斷事有

情輕法重情重法輕者必為判語讀以示之蜀人鑠
版謂之戒民集大底以敦風俗篤孝義為本也 湘山
野錄

四

張乖崖未第時嘗游湯陰縣令賜束帛萬錢張即時
負之于驢與小僮驅而歸或謂曰此去遇夜道店陂
澤深與人烟踈闊可俟徒伴偕行張曰秋夜矣親老
未授衣安敢少留邪但淬一短劍而去行三十餘里
日已晏止一孤店惟一翁泊二子見詠來甚喜密相
謂曰今夜好箇經紀張亦心動竊聞之因斷柳枝若
合拱者為一椽置室中店翁問曰持此何用張曰明
日早行聊為之備耳夜始分翁命其子呼曰雞已鳴
秀才可去矣張不答即來推戶張先之坐床拒左扉

以手拒右扉店夫既呼不應即再三排闥張忽退立
其人閃身踉蹌而入張擿其首斃之曳入闔少時其
次子又至如前復殺之及持劍視翁方燎火爬庠即
斷其首老幼數人併命于室呼僮牽驢出門乃縱火
行二十餘里始曉後來者曰前店人失火舉家被焚
出倦遊錄

五

故尚書張詠嘗謂人曰吾榜中得人最慎重有雅望
無如李文靖深沉有德鎮服天下無如王公面折庭
爭素有風采無如寇公當方面寄則詠不敢辭 名臣
遺事

丁文簡

丁文簡公嘗言舉進士時以制誥為贄卷既而復自

笑曰是不揆也然其後爲知制誥翰林學士參知政事亦見其所存有素矣初舉人居鄉必以文卷投贄先進自糊名後寢衰賈許公爲御史中丞又奏罷公卷而士子之禮都亡矣

湘山野錄

二

丁度字公雅開封府祥符人祖顛盡其家資聚書至八千卷爲大室以貯之曰吾聚書多雖不能讀必有好學者爲吾子孫矣父逢吉以醫事真宗於藩邸官至將作監丞致仕度以祀汾陰歲舉服勤辭學第二人登科解褐大理評事通判事遷太子中允直集賢院今上即位度上書請博延儒臣勸講道誼增置諫官切劘治體墾闢荒萊安集流庸以爲州縣殿最章獻皇后善之遷太常博士賜緋俄出知湖州事從

京西轉運使以祠部員外郎知制誥遷翰林學士久之兼侍讀學士又加承旨又兼端明殿學士國朝故事中書制民政樞密專兵謀及趙元昊逆命朝廷事多度建言古之號令皆出於一今二府分兵民之政若錯置異同則下無適從非爲國體於是始詔軍旅重務二府通議度在兩禁十五年性寬厚儻蕩不修威儀流輩多易之上嘗從容問度用人資序與才器孰先度對曰天下無事則循守資叙有事則簡拔才器上甚善之會諫官有言度承間求進者上以度言論執政且曰度侍從十五年而應對如是不自爲他真淳厚長者也尋以度爲工部侍郎樞密副使逾年參知政事頃之衛士爲變事連宦官楊懷敏樞密使夏竦言上請使御史與宦官同於禁中鞠

其獄不可滋蔓使反側者不自安度曰宿衛有變事
關社稷此可忍孰不可忍固請付外臺窮治黨與自
且爭至食時上卒從竦議未幾度求解政事特初
置紫宸殿學士以度爲之起兼侍讀學士尋以紫宸
稱呼非宜改爲觀文殿學士後數年薨贈吏部尚書
謚文簡度早喪妻晚年學修養之術常獨居靜室左
右給使惟老卒一二人而已

歐陽文忠公

歐陽文忠公使遼其主每擇貴臣有學者押宴非常
例也且公名重今代故耳其爲外夷敬伏如此也

二

歐陽文忠公自歷官至爲兩府九有建明於上前
其詞意堅確持守不變且勇於敢爲王荆公嘗歎其

可任大事及荆公輔政多所更張而同列少與合者
是時歐陽公罷參知政事以觀文殿學士知蔡州荆
公乃進之爲宣徽使判太原府許朝覲意在引之執
政以同新天下之政而歐陽公懲濮邸之事深畏多
言遂力辭恩命繼以請老而去荆公深歎惜之東軒
筆錄

太宗知人

太宗時賈黃中宗白李至呂蒙正蘇易簡五人同時
拜翰林學士承旨扈蒙贈之以詩云五鳳齊飛入翰
林其後呂蒙正爲宰相黃中李至蘇易簡皆至參知
政事宋白官至尚書老於承旨皆爲名臣廬陵集

不信異端

李司空家累世不置佛堂不畜內典經文王似宗家

不然楮鏹祀其先人酒炙而已楊文公談苑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九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十
各臣事迹

大官高壽者

本朝大官最享高年者九三人曰退傅張公士遜樞
相張公昇少保趙公縻皆壽至八十六又二人次之
曰陳文惠公堯佐至八十二杜祁公衍至八十一又
一人次之曰富文忠公弼壽至八十餘皆不及焉故
文惠致政以詩寄退傅曰青雲岐路游將遍白髮光
陰得最多蓋謂是也 仁宗篤師傅恩遇公特厚致
政後每大朝會常令綴兩府班公時已八十餘而拜
跪輕利 仁宗悅乃飛白千歲二字賜之公遽進歌
以謝優詔褒荅此雖漢顯宗之遇栢榮不過是也

出青箱雜記